

第二十二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公輔部

(卷)
一四一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八十四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

漢三

王商

傅喜

王嘉

薛宣

史丹

師丹

彭宣

官常典第一百八十四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

漢三

王商

按漢書本傳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
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
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
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
喪哀感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
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
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
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
卽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
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
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
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
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
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

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
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
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過止有頃長安中稍
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
鳳大慚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
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
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
丞相商坐未夾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
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其郡
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
事非人力所爲形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
形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
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
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
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
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遇因
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
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
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威作福從外
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徵求人罪欲
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
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
私怨懟商于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
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迂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
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
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

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
亂政誣罔諄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
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
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
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
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
給事禁門內連皆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
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
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
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
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
商有不仁之性遇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
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卽得雒陽劇孟關
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以千
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
門內亂父子相計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
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
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
卽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
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
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
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同辟下
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
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諸詔謁者召商詣若
盧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國爭之
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僚協
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

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於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敎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於理其敎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畱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專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史丹

按漢書本傳丹字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卽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元曾元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元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帝崩太子嬰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卽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聲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

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遇器人於絲竹鼓聲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過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適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上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病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尙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卽位擢丹爲長

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上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刻之武疆聚戶千一百丹爲人足知懼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允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僅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未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惡以官職之事久畱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

按漢書本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卽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

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痼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適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驍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虧損德化罪惡難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傳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妾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

師丹

按漢書本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傳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陰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謀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問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顔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

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爲誠懇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卽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傳太后爲共皇太后后后爲共皇后郎中令冷爽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襄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王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

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缺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慙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爲當治事以暴列迺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問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迺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迺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宜

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爲壞化寔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復虛采名謗譏訇旬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護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未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傳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傳太后爲太皇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元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子哀羸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衷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丹於是廢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以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懷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衰段猶等皆從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

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實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爲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遇絕

王嘉

按漢書本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侯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生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

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散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食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舉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易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關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

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擢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項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何旬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厭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就就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頭辟民用僭應言如此則逆會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體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馬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貨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議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求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同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絳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關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諛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尉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

器成奏御通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官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譚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議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倖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彈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

三侯國臣嘉竊恐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倖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入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侯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願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還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官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

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生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各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襪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進前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救相等皆

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二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南侯追諡嘉爲忠侯

彭宣

按漢書本傳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守傳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由是入爲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傳處爪牙官適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耄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

歸鄉里疎真溝壑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於老耄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遁絕

薛宣

按漢書本傳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諳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議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徵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申明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

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湛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特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調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賊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賊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賊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責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頓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憫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名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

懼免冠謝宜歸恩受戒者宜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慚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概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未卒谷未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卑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敦王功不與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繁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雷二郡稱治爲左馬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義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

欺誣之舉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問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昂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嬖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

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留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由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初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昧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較忤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架黜無所畏忌萬衆譁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瘠者與病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難於披門外

傷威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誘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特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雷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傳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八十五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五

後漢一

鄧禹

宋弘

韓歆

杜林

趙憲

虞延

范滂

第五倫

鄧弘

袁安

伏湛

侯霸

馮勤

張純

牟融

郭丹

張禹

鮑昱

任隗

官常典第一百八十五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五

後漢一

鄧禹

按後漢書本傳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

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春程

慮爲祭酒馮愷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欽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數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鄴侯食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欽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宿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

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亦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亮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遠遯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愔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粟菜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

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微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騭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高密昌安東安淳于四縣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園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五十七薨諡曰侯侯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

伏湛

按後漢書本傳湛字惠公瑯琊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使督大姦還後除屬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

共食蠶蠹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惡衆卽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百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侯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尙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承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晃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

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烝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慙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允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目未及就位因議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翁嗣爵

宋弘

按後漢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

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伴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槐里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宜春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譙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

侯霸

按後漢書本傳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溫以宦

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爲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還隨宰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卽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某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同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

韓歆

按後漢書侯霸傳霸薨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戎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曉露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

大怒以為激發欲又證成將儼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未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後千乘歐陽欽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况魏郡馮勤皆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人遷司徒四年薨

馮勤

按後漢書本傳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會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初爲太守銑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康等所反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閭楊素素議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

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諷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費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賜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

杜林

按後漢書本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襁奪衣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于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強起遂稱篤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于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

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尋儼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典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與書師事劉歆林既遇之頗然言曰林得與等固諸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闐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食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即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獨除苛政更立

疏網海內歆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貳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于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疆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傳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明年代丁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項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楚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

張純

按後漢書本傳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比京平問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大中大夫使將穎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鋤暴亂與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

爲中典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淮南頓君以上盡于春陵節侯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諸諸定昭穆尊卑之

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經識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喬嗣

趙憲

按後漢書本傳憲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

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憲意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蕭果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意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意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意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憲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舅功侯更始敗憲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憲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憲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憲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譏者因言意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憲書乃驚曰趙憲眞長者也即徵意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憲守簡陽侯相憲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憲意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憲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意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

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意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畱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謀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爲義多恩在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憲典邊事思爲久長規憲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意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官省與百僚無別意乃表奏謂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脯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其冬代賈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眞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意內典舊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意疾病帝親

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嗣

牟融

按後漢書本傳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滂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鮒陽鴻爲大司農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憲爲太尉與憲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虞延

按後漢書本傳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